

CE YING



白 夜 著

側影

花 城 出 版 社

1253/55



白 夜 著

側 影

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收入了作者近几年写的人物特写及散文通信等十七篇。它们生动地描绘了国内外十多位知名作家、诗人、学者的侧影，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各自的生活经历、事业造诣和感人的精神风貌。

侧 影

白 夜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广 州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875印张 2插页 120,000字

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3,500册

书号 10261·219 定价 0.54元



作者像

前 言

近几年来，我为一些人物画了侧影。

全面画好一个人，不太容易。我只能选择侧影画下来。但是，也不要小看侧影。若是高峰异谷，洪波奔涛，虽然是侧影，也会引人入胜。

一个好画家，不仅要形似，而且要神似。要求形似，就不容易，神似仿佛更困难一点。西班牙大画家毕加索，曾为美国女作家格鲁特德·斯坦画像。这位女作家登门数十次，他多次易稿，都没有画成。后来，他在地不在的时候，凭记忆把这个像画出来了。人们看了都说这画不象她。毕加索说：“遗憾得很，那就只好让她象这幅画吧！”三十年后，格鲁特德·斯坦说：“在我许多画像当中，只有毕加索画的最象我。”大约毕加索画得神似之妙了。

凡人皆有可写的地方，都可以勾出一幅神似的侧影。神似并不玄妙，但是要通过具体事物来体现，充分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，使精神脱胎出世。然而，并不是每一件具体事物都可以体现神似的，必须选择。某些事物虽属平凡，而放

在不同角度的光线下可能看到奇采，照出精神的奥秘。

一个人的侧影，绝不是一个人的。侧影与侧影之间互相反射。从这些千千万万的集合体中，可以看到社会的侧影。如果说，社会是一本教科书，人的侧影则是一篇教材了。我们要从社会中得到力量，也就是要从那些坚定不移地进行有益于社会的活动的人们身上得到。我在同这些人接触，以及在为他们描摹侧影的时候，就深深感觉到了。

生活犹如山川云霞，明媚多姿，从这些侧影中可以看出。竹外一枝斜更好，也许是更能得竹之神似。人的侧影也应该是动人的。不过侧影动人程度如何，那就靠画手的功力了。自知这些侧影，实为素描，而非工笔，手法还处在朴素的状态。然而，已有所得，难计巧拙，必先表达出来而后快，就写成这个样儿了。

海伦·福斯特·斯诺给我的信，着重论及新闻工作。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斯诺的侧影的折光，算是竹外一枝吧！

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日于北京灯市口

目 次

前 言

笔走龙蛇的人·····	1
李伯钊的怀念·····	13
艾青的诗论·····	28
女工笔画家王叔晖·····	36
葡萄常玉龄·····	47
马寅初轶事·····	54
在美学老人家里作客·····	58
何达印象·····	65
路易·艾黎的足迹·····	70
格兰尼齐的珍宝·····	83
韩素音会见记·····	92
韩素音的旋律·····	105
伦敦消息·····	110
巴黎的来客·····	116
赵元任在临湖轩·····	123
海伦·福斯特·斯诺给白夜的信·····	128
白夜给海伦·福斯特·斯诺的信·····	144

笔走龙蛇的人

(一)

丁一岚布衣布服，青布鞋，头发乌黑，风致端庄，眼神清澈，用微笑迎接我们。在她的案上，我们看到了邓拓的照片。他神态清奇，颧骨略高，眼光奕奕。可惜，他现在只能用照片上不卸的微笑迎接我们了。

丁一岚告诉我们，她同邓拓有一段文字缘。在抗日战争时期，邓拓任《晋察冀日报》总编辑。丁一岚是一个从天津来的中学生，在山西一个县里任妇女抗日救国会会长，她写了一个童养媳的悲惨故事，寄到《晋察冀日报》去。这篇稿子写得情深意茂，文清词顺，给邓拓看中，很快就在报纸上登出来了。不久，丁一岚收到了邓拓的一封信，信中送来了赞美和鼓励。丁一岚当然愿意接受这位总编辑的指教，也就回了信。于是，这两个人结了文字缘。然后，这文字缘发展到好姻缘了。

请丁一岚来谈谈邓拓，当然是最合适的了。

(二)

芦沟桥的炮声响了以后，邓拓给一位朋友写信说：“西方有巨人焉，吾将往从之。”不久，一天夜里，邓拓在风陵渡附近，逃脱了国民党军警的监视，跳下火车，渡过黄河。

邓拓一路饥不择食，寒不择衣，来到了五台山。他在路上向老百姓请教，哪些野菜可以吃，叫什么名字？一路上品尝了好多野菜，又收集了好多野菜，走到了五台山，见到了聂荣臻。

邓拓到了五台山，就办起了《抗敌报》，后来不久即改名为《晋察冀日报》。在战争环境中，难得有个安宁的时候。八头骡子，就把报社的全部装备运来运去，四处转移。他上马凝神构思，下马援笔成文。那时的报纸是用杂草做成的。用老百姓家的锅底灰，加点水和和就成了油墨。他号召大家做文章，不要超出用三千个铅字。这样一来，骡子就可以少驮些铅字了。

战争是长期的，也是危险的。邓拓一手拿笔，一手拿枪，既要办报，也要打仗。在一次夜间转移中，遇见敌人。邓拓的坐骑被敌人打伤，他从马上摔了下来。然而，他从容不迫，指挥若定。在他的率领下，队伍安全转移到另外一个村子，照样出报。因为过于劳累，一次，他晚间熬夜睡着了。人们送报纸清样给他审阅，把他叫醒。可是，他把清样拿到

手，又睡着了。

当然，生活和战斗也不是经常紧张的。邓拓学会一闲对百忙。在闲时，他组织燕山诗社，提笔作诗。许多从北平来的老教授，当地民主士绅，都钦佩他的才能。在一次行军途中，他曾指着一排排参天的白杨说：

“看，这些白杨活象一枝枝巨大的毛笔，直伸向蔚蓝的天空，要写出伟大的篇章。”

一次，几位英国和美国的教授，从北平来到五台山参观。那时根据地没有合适的翻译人才。在一次军民联欢大会上，邓拓出来为外宾翻译，语音准确流畅，达意传神，赢得了广泛的称赞。

在《励报社诸同志》一诗中，邓拓写道：

“笔阵开边塞，长年钩剪风。

启明星在望，抗敌气如虹。

奋发挥毛剑，奔腾起万雄。

文旗随战鼓，浩荡入关东。”

人们称赞邓拓说：品德、才华，兼而有之。

从品德上说：诚恳、谦虚、直爽、庄重、和蔼、活泼、风趣、平易；

从才华上说：文章、诗词、历史、文物、书法、外语。

邓拓在战火中办了十年六个月零三天的报纸，报社先后牺牲了二十多人。而在这整个战争时期，报纸一天也没有停过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啊！

(三)

邓拓从农村进了北京，办《人民日报》。这个时候，我也来到了《人民日报》，当然，这些日子不需要丁一岚多说，我也是知道的。

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，邓拓笔不停挥，作出巨大的贡献。他赞美社会主义，歌颂社会主义。他说：

“我们生活在这样伟大的时代，活动在祖先血汗洒遍的燕山地区。我们一时一刻也不应放松努力，要学习得更好，做得更好，以期无愧于古人，亦无愧于后人。”

为了学得更好，做得更好，邓拓按照党的指示办报，歌颂成绩，批评缺点。无论从报纸上看，从他自己的文章中看，邓拓用九个指头诚心诚意地歌颂了共产党，歌颂了社会主义。他也用一个指头，甚至还不到一个指头，来批评我们的缺点。这些缺点，是应该批评的，现在还需要这样的批评。

邓拓看到了陆游的两句诗，“庸医司性命，俗子议文章”，便写道：

“这是切中要害的警句。想想看，病人碰到了庸医，乱开药方，乱治一阵，小病变成大病，大病则呜呼哀哉，这条性命不是丧在庸医之手吗？一篇好文章落在俗子手里，他自以为无所不知，吹毛求疵，滥加斧削，岂不可惜？但是，当庸医负责治你的病的时候，你的性命也就掌握在他的手里了；当俗子做了编辑的时候，你的文章也不得不由他随便议论和

取舍了。”

《一个鸡蛋的家当》，这篇文章对于唯心主义者是一副清凉剂。邓拓写到一个鸡蛋的空想家说：

“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，而且完全出于一种假设，每一个假设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。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，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。”

“历来只有真正的老实的劳动者，才懂得劳动产生财富的道理，才能摒除一切想入非非的发财思想，而踏踏实实地用自己的辛勤劳动，为社会也为自己创造财富。”

在《说大话的故事》中，邓拓说：

“不要说大话，不要吹牛，遇事要采取慎重态度，话要说得少些，事情要做得多些，名声更要小一些。”

“就是说大话的人也有秉性难移，死不觉悟的。”

在《两则外国寓言》中说：

“直到如今，这样吹牛的人物，随时随地还都可以遇见。”

上面这些话说得尖锐。然而，不尖锐是不会感到痛的。感到痛，才可以知道病之所在，才可以痛下针砭。文章写得使人感到痛痒才好。不然，为什么人们批评某些文章不痛不痒呢？

(四)

一九五七年暮春，《人民日报》社召开一次编委扩大会。当时我参加了这个会。邓拓神情冷肃，拿出了笔记本，仔细

传达了毛泽东批评他的许多话。他忽然把眼光转向我，用着重重的语气说：

“毛主席说，白夜能写，就叫他写嘛！”

我想起了，几天前邓拓找我，对我说：

“毛主席最近在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，其中提到‘知识分子又是教育者。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在教育人民。我们的文学艺术家，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，我们的教授、教员，都在教人民，教学生。因为他们是教育者，是当先生的，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。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，尤其要先受教育。’你根据毛主席的讲话，写一篇社论吧！”

“社论的题目叫什么好呢？”我问。

“就叫《教育者必须受教育》。”邓拓非常敏捷地说：“你可以找马克思的《费尔巴哈论纲》来看，他在这篇文章里，提出了‘教育者必须受教育’。”

我答应了，要去构思。邓拓又说：

“你能快一点吗？明天交稿。贯彻中央的精神，要快。”

我知道，前几天，邓拓挨了批评，罪名是书生办报。我答应了，连夜写了这篇《教育者必须受教育》的社论，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。

邓拓被人称之为笔走龙蛇的人。这话倒是本色，并无过誉。大约他喜欢笔走龙蛇，也就喜欢笔走龙蛇的人。我虽然不敢自诩为笔走龙蛇，但的确是喜欢动笔的。他所以要我写这篇社论，大约也就是这个缘故了。

不久，邓拓又挨骂了，说他是“死人办报”。一天，他挨

骂以后，在办公室里发牢骚。我走进去，听见他说：

“又是书生办报，又是死人办报，是谁叫我办成这个样子的呢？”

自然，话说到这里，也就清楚了。他对那种教条主义的宣传方法是深恶痛绝的。不过，他的确有些书生习气，而死人则未必。他写诗道：“书生习气未能无。”

如果把书生当作杂家，那末，邓拓就是一个杂家。他在《欢迎杂家》一篇文章中说：

“殊不知，真正具有广博知识的杂家，却是难能可贵的。如果这就叫做杂家，那末，我们倒应对这样的杂家表示热烈的欢迎。”

“旧时代知名学者，程度不等地都可以说是杂家。”

“我国古代学者的文集，几乎都可以算是百科文集，都是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。”

是的，邓拓的《燕山夜话》，就是一本百科文集，就是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。

(五)

邓拓是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，北京市委书记，但是他更象一个新闻记者。

邓拓喜欢深入采访。

一天，邓拓过了永定河，来到了门头沟。这里有一百座明清两代民窑的遗址。他下到煤窑深处，察看了许多老窑址，

又访问了许多老窑主。他在门头沟收集了大量的材料，包括契约文书一百三十七张，民窑文约登记本和账单各一，民窑业主家谱一册，民窑手执的诉状两张和一个抄本，窑图两张。他说：

“离开了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大量的材料的研究，孤立地观察某一个别现象，是不会得出结论的。”

邓拓并没有满足于门头沟的这点材料，他翻遍了全国两千个县的县志，摘录了更多的材料。他根据这些材料，写了一篇论文，《从万历到乾隆——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》。

一天，邓拓来到前门外，见到一家酱园门檐上有一个古老的匾额，上面塑有“六必居”三个金字。“都人争说前门外，四百年来六必居。”邓拓来到这里，找到了老伙友贺永昌，向他采访了六必居的经营历史，并收集到旧房契九张，银账一本，众支使银账一本，财东赵宅支银账一本，取房租账一本，收买六珍号银账一本，房租折两本，还有临汾会馆碑文墨拓五张。邓拓还仔细观看了那个据说为严嵩所写的匾额。后来，他写了一篇《六必居的材料说明了什么？》

一个夏天，邓拓来到了花市大街下唐刀，访问葡萄常的五女。这五个人就是常桂禄、常桂福、常桂寿，这是三姊妹，还有两个侄女常玉清、常玉龄。她们是蒙古族。祖上就会做玻璃葡萄，曾受慈禧太后的赏识，赐名“天义常”。由于旧社会生活不安定，她们好事蹉跎，倒有四个没有嫁人。她们做的玻璃葡萄，深紫色的薄皮上复着一层银白色的清霜，可

以乱真。邓拓访问她们以后，写了一首词送给她们：

“葡萄色紫损红颜，

旧梦如烟。

从今技术任参观，

比个婊姘。”

邓拓受到诬陷迫害之后，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打砸抢的好汉。他们说，常氏五女是邓拓的门徒，又是三家村的黑干将，生产工具抄走了，砸烂了，五个人皆挨了打。

今天，“葡萄常”又点火吹珠了。可惜的是，常氏五女只剩下常玉龄了。高兴的是，后继者又添了许多。

历史不会重写了。邓拓的深入采访却在历史上留下了难忘的一章。

(六)

当年，我每天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走，看到荣宝斋的大橱窗里，陈列着邓拓写的大字，直径约三尺见方，真是龙飞凤舞，潇洒飘逸，见到骨力功夫。我同丁一岚说起邓拓的书法来。她说：

“邓拓是福州人，出生于一个清寒的书香门第。他的父亲中过举，教了几十年书，对邓拓管得很严。每天早上不让他小便，就去写大字，据说是‘养真元’，这样可以把字写好。邓拓从扫帚上面拔下来一些草，捆扎成笔。桌上放了一张颜帖或者柳帖，帖旁放了一块方砖，方砖旁放了一盆清水。他

就用笔蘸清水，在方砖上写字。字写好了以后，在方砖上还可以看到清楚的字形，等到再蘸好一笔清水，要写第二个字的时候，水已经给方砖吸收了，字形也就隐去。他就这样苦练，一直到写完规定的字数，才能出去。”

邓拓的字是下过苦功夫的，做学问也是下过苦功夫的。下苦功夫并不在于冥搜穷索，而在于开动思想机器，多看多想，一面看一面想。这样的苦功夫就活了，而不是死功夫。他常到基层去，会见工农群众，甚至还访问过和尚道士。他同他们谈话，天南海北，中外古今，无所不谈。然而，他绝不是信口漫谈，而是做有心人。往往他同人谈话谈完了，一篇文章的题目也就出来了。这当然要有功力，才能得心应手，左右逢源。不过，这也告诉我们一条重要的经验，要在生活中学习，寻求生动活泼的学问，要学会随时随地动脑筋去想问题。

《燕山夜话》一百五十二篇，大都就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。如果允许他写下去的话，他会不止写上一千五百篇的。即使如此，现代也难找出人来同他相比拟的了。

在新闻界写文章的人中，韬奋以叙议交替取胜，长江以文笔纵横擅长，各有千秋。而邓拓却以思想风华领袖报界。在《燕山夜话》问世以后，各地报纸相继出现大同小异的夜话专栏。专栏作家应运而生。

(七)

邓拓没有架子，大约是我见过的处在领导岗位上的最没